



“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



新编21世纪社会工作系列教材

社区工作

第三版

Community Work

主编 夏建中



“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



新编21世纪社会工作系列教材

社区工作

第三版

Community Work

主编 夏建中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社区工作/夏建中主编 .—3 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5

新编 21 世纪社会工作系列教材

ISBN 978-7-300-21231-9

I. ①社… II. ①夏… III. ①社区-工作-中国-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D66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97994 号

“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

新编 21 世纪社会工作系列教材

社区工作

第三版

主编 夏建中

Shequ Gongzu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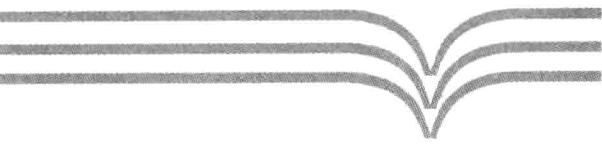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80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010 - 62511770 (质管部)	
电 话	010 - 62511242 (总编室)	010 - 62514148 (门市部)	
	010 - 82501766 (邮购部)	010 - 62515275 (盗版举报)	
	010 - 62515195 (发行公司)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东方圣雅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规 格	185 mm×260 mm 16 开本		2015 年 6 月第 3 版
印 张	18.25	印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59 000	定 价	32.00 元

主 编 简 介

夏建中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欧盟研究中心兼职研究人员，国际社会学会个人会员。主要从事城市社会学与社区研究。曾先后在日本庆应大学、关西学院大学、筑波大学、早稻田大学、立命馆大学，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美国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休斯敦大学，德国波恩大学等和比利时欧盟委员会进行学术交流或学术研究；并且是美国富布赖特高级访问学者和美中学术交流项目的交流学者。出版和发表多部专著、译著及数十篇论文。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十五”、“十一五”、“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社区工作是社会工作的三大工作方法之一，本书从理论与实务两方面对社区工作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讨论了社区的概念、功能，论述了社区工作的含义、目标、特征以及社区工作的工作模式，介绍了国外社区工作理论与实践的历史和我国社区工作的发展历程，阐述了社区工作的价值体系和基本原则；书中更多的篇幅较详细地介绍了社区发展、社会策划、社会行动、社区照顾、社区服务、社区教育、社区矫正、社区组织以及社区工作的过程与方法。



目 录

第一章 社区工作概述

第一节 社区的概念与功能	2
第二节 社区工作.....	10

第二章 西方国家社区工作理论与实践的历史回顾

第一节 社区社会工作实践理论.....	22
第二节 社区社会工作的实务理论.....	34
第三节 西方国家社区社会工作实践的历史回顾.....	40
第四节 专业社区社会工作的发展.....	47

第三章 我国社区社会工作的发展历程

第一节 我国古代社会救济思想和社会救助实践.....	56
第二节 我国近现代社区社会工作的发展.....	58
第三节 当代社区建设与社区社会工作.....	63
第四节 港台地区的社区工作.....	69

第四章 社区社会工作的价值体系和基本原则

第一节 社区社会工作的价值体系.....	74
第二节 西方社区社会工作的基本原则.....	80

第五章 社区发展

第一节 社区发展的概念与历史过程.....	86
第二节 社区发展的目标与模式.....	88

第三节 社区发展的原则与路径选择	92
------------------------	----

第六章 社会策划

第一节 社会策划的含义、基本假设和价值取向	102
第二节 社会策划的功能、特征、内容、案主及工作人员角色	106
第三节 社会策划的基本原则、决策模式和过程	111
第四节 影响社会策划的主要因素	117

第七章 社会行动

第一节 社会行动的含义	126
第二节 社会行动的策略和原则	131
第三节 社会行动的介入目标和功能	135
第四节 社会行动的社区工作者、介入方法和步骤	137
第五节 有关社会行动的评价	141

第八章 社区照顾

第一节 社区照顾兴起的历史背景	146
第二节 社区照顾的基本内容	152

第九章 社区服务

第一节 社区服务概述	166
第二节 社区服务的内容	172
第三节 社区服务的运行机制	178

第十章 社区教育

第一节 社区教育的发展历程和内容类别	192
第二节 社区教育的目标、特点、模式和功能	196
第三节 我国社区教育的现状：成就与问题	202
第四节 国外社区教育的运行特点及对我国社区教育的启示	204

第十一章 社区矫正

第一节 社区矫正概述	212
------------------	-----

第二节 社区矫正的历史发展	216
第三节 社区矫正实务工作的过程	219

第十二章 社区组织

第一节 社区组织的概念	228
第二节 我国目前主要的社区组织	231
第三节 作为社区工作方法的社区组织	238

第十三章 社区工作的过程与方法

第一节 社区工作的过程与方法的定义和类型	246
第二节 社区工作的过程	247
第三节 社区工作的方法	259
第一版后记	277
第二版后记	278
第三版后记	279

第一章

社区工作概述



第一节

社区的概念与功能

一、社区的概念

“社区”是社会学家使用最多的词之一，同时，也是概念上最复杂、歧义最多的词之一，这可以从该概念的产生与发展看出来。学者们普遍承认，“社区”这个概念源于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Tönnies）的贡献，他因此而被誉为社区理论的创建者。1887年，他出版了题为“*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的社会学名著。此书被译成英文时，称为“*Community and Society*”，中文将其译为“社区与社会”。费孝通先生在谈到“社区”这个术语的翻译时指出：社会是人际关系的综合，每一个社区都是一个社会，而社会却不是社区；“社区”这个词实际是指在一个地方共同生活的人，是指一群聚集在一个地方分工合作的人，它是具体的，这群人之间的关系，即人际关系，构成社会。

滕尼斯使用的“*gemeinschaft*”和“*gesellschaft*”这两个概念，通常也被中文译为“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他强调的是这两种理想类型社会的对立。礼俗社会的特征是“亲密无间的、与世隔绝的、排外的共同生活”，其成员由共同的价值观和传统维系在一起，他们有共同的善恶观念、共同的朋友和敌人，在他们中间存在着“我们”或“我们的”意识。而法理社会的特征是更多的理智与工于心计，人们首先关心的是自己的私利，契约和个人主义是至上法则。这应当讲是滕尼斯的原意，类似的论述在社会学大师韦伯（Weber）、涂尔干（Durkheim）的著述中也出现过。例如韦伯认为，基于成员主观的共同感建立起来的关系，包括家、近邻、种族、宗教等都属于礼俗社会；涂尔干则提出了“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的概念。

但是，当用“*community*”来表示“礼俗社会”这个概念时，特别是对“*community*”进行实证的社会学研究后，就出现了混乱与麻烦。一方面，在英文中“*community*”的语义很复杂，包括社会学、经济史、社会史甚至政治学的各种用法；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在社会学研究的操作上，这个概念很难把握，因而出现了无数个关于“社区”的定义，而每个定义都是研究者根据自己的需要而进行的解说。1955年，美国社会学家希勒里（Hillery）收集了有关社区的94个定义而作出结论：除了人包含于社区这一概念内之外，有关社区的性质，没有完全相同的解释。16年以后，1971年，社会学家贝尔（Bell）和纽柏（Newby）发现了更多的定义——98个。为此他们进行了归纳分类。通过统计分析，他们认为大多数社会学家同意社区应当包括社会互动、地理区域、共同关系这三个特征。



1968年出版的《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第3卷在谈到社区时，社会学家伯纳德（Bernard）和桑德斯（Sanders）将社区的定义概括为三种：（1）社区是居住于特定地区范围内的人口；（2）社区是以地域为界并具有整合功能的社区系统；（3）社区是具有地方性的自治自决的行动单位。

1974年出版的《社会学百科全书》认为，“社区”一词在社会学上的主要用法是指空间或地域的社会组织，其次是指心理凝聚或共同情感下结合于此组织中者。

1979年出版的《新社会学辞典》指出，“社区”一词指称人们的集体，这些人占有一个地理区域，共同从事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基本上形成一个具有某些共同价值标准和相互从属的感情的自治的社会单位，城市、城镇、乡村或教区就是例子。这里包括地理区域、互动关系和共同情感三个特征，或地域性社会组织和共同情感两个特征。

1994年出版的企鹅《社会学辞典》指出，“社区”这个术语，“至少指的是地理区域内人们的集合”。

看起来，绝大多数社会学家都同意，社区的社会学定义应当包括三个共同要素，即地域性、社会互动与共同的联系纽带。

但是，即使承认上述定义，在以下三个方面仍有必要加以明确。

第一，作为地域性社会组织类型的社区与作为社会关系或情感类型的社区经常被混淆，一些人强调前者，而另一些人强调后者。

作为前者，社区主要是指共同拥有一个确定的地理区域的群体，如邻里、城市、村庄等。一些社会学者如帕克（Park）、霍利（Hawley）认为，社区最重要的特征是共同的地域，虽然他们也承认共同联系，但是认为这些联系本身不足以构成社区。

作为后者，社区主要指具有共同特质、归属感，并且维持着形成社会实体的社会联系和社会互动的群体，如种族、宗教团体等。强调后者观点的人否定地缘性的意义，他们更强调共同联系。共同联系、归属感来自对共同历史的信念或共同命运、共同价值观、利益、亲属关系等，这些特征都不以一起生活为前提，其成员在地理上是分散的。虽然持后一种观点的人要比持前一种观点的人遭到更多的批评，但是近些年来，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一些社区居民生活带来的变化，却有力地支持了后者的观点。“社区解放论”的创建人费舍尔（Fischer）强调指出，廉价而高效的通信与交通，使得居住在不同地域的人可以维持初级纽带关系，从而比较接近滕尼斯所指出的那种“礼俗社会”或“社区”的理想状态。

第二，作为社会组织的社区与正式社会组织不应混淆，一些社会学家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撰文作出区分：正式社会组织以专门的、明确的目标为导向，其成员在实现其目标的活动中，都是作为专门角色的承担者而建立相互关系，如公司、学校、教会、军队、职业协会等都是正式组织。社区以泛化的、扩散的目标为首要导向，其成员的关系要松散得多，包括成员之间更多的生活层面，如家庭、种族群体、邻里等都是社区组织。不过，这两者之中都可以包括一些性质对

立的亚组织，如工厂中工人的非正式的朋友群体、社区邻里中的志愿者协会这类正式组织等。

第三，确定社区的范围或规模也是争论的热点之一，与正式组织相比，缺乏清楚的范围是社区组织的主要特征之一，但是，在以地缘性为基础的社区中，如果没有范围的界限，那么社区的概念可以扩展到整个国家和整个世界（事实上也确实有人将世界看成一个社区）。霍利坚持把社区的规模限制在居民对本区域的日常生活有一种大致的了解范围内，人们对自己的社区十分熟悉，耳闻目睹那些不会引起其他地方的人注意、关心的日常琐事，这样就将全球、国家和巨型城市排除在外了。

但是，另一方面，社区的最小范围有没有呢？比如，一个家庭是不是一个社区？一些社会学家认为，这一问题可根据以下两方面来把握：（1）社区必须发挥一些基本功能，包括提供基本经济需要、社会化、社会控制、社会参与和相互支持的功能。（2）社区是社会的缩影，与其他群体不同，它也是一个社会系统，包括如政府、经济、教育、宗教、家庭等子系统。所以，社区必须具有一定规模。

通过以上叙述，我们可以看出社区概念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征：（1）共同性，主要指共同利益、共同文化、共同意识或价值观等；（2）非正式组织性；（3）社区内居民之间互动较多，对社区内的日常生活比较熟悉；（4）具有一些基本社会功能和一定规模；（5）地域性在多数情况下仍是一个必须考虑的因素，但可以确信，非地域性将会越来越重要，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社区将包括地域性社区和非地域性社区两种类型。

最后我们还要注意，如前所述，“社区”这个概念在社会学史上一直存在争论，将来也仍将存在争论。目前，一些社会学家承继前面论述的强调作为地域性社会组织类型的社区与强调作为社会关系或情感类型的社区之间的争论，认为“社区”这个概念同时负载着两个不大相干的社会事实，一是它界定着一定的地域规模或范围（也包括“网络社区”这类空间的规模和范围），二是它象征着“礼俗社会”的意义。他们主张，界定着一定地域规模或范围的社区应当被“地域性”或“地方性”的概念取代，象征“礼俗社会”意义的社区应当被“城市生活方式”这个概念取代。

绝大多数人都与多个社区保持着联系，这一方面是由于我们不会永远固定在一个地方，而是会在地理上不断迁移，或者会通过电子通信技术与更多的人发生着联系；另一方面，我们居住的小社区通常隶属于更大的社区，这些社区同样会影响我们的生活。作为社会工作者，我们需要知道这些规模大小不同的社区。

社区提供给我们丰富多彩的社会和个人生活，影响我们思考和行为的方式，用价值观、行为规范、明确的法律、非文字的行为举止准则包围和塑造我们，用关于现实世界的的意义和解释以及对世界的设想滋养我们，为我们的居住、工作、学习、成长、买卖、宗教仪式、娱乐和休息等提供资源、机会和场所。与社会工作的生态学模式强调环境中的个人相一致，社区肯定也是如同个人、家庭和群体一样的社会工作介入的对象。社会工作者可以扩大社区的资源。根据费林（Fell-



in) 的观点，一个令人满意的社区应当是一个“有能力回应广泛的成员需要，解决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的社区”^①。当居民能够（1）对其社区承担责任，（2）自我意识到他们共享的价值观和利益，（3）在相互交往中敞开心胸，（4）广泛参与社区的决策时，社区以上的能力将会得到加强。

二、社区的功能

社区也是一种社会系统，其各个部分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为社区成员履行着各种社会功能。但是，社区作为社会系统与正式组织作为社会系统不一样，它不是被一个中央权威理性地组织起来的，也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社区实际上是履行与地方有关的主要社会功能的各社会部分或者各社会子系统的联合体，功能上是一个社会活动的组织，为居民提供他们日常生活所必需的、更广泛的活动区域和活动资源。从这方面讲，一个社区具有地方性，但不一定具有明确的地理边界。社会工作者关心的是人民居住在何处，更关心的是居住地点如何影响他们的居住。社会工作扎根于居民、家庭、社会关系和教育网络、工作网络以及价值体系中，关注人们如何获得和保持他们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网络。

社会学家沃伦认为，社区可以在以下几个维度上进行相互的比较：（1）社区在履行其五大功能方面，对社区以外的纵向上级组织和机构依赖或者独立的相对程度。这比较的是该社区的自治性程度。（2）当地机构（如商店、教堂、学校等）的服务区域相互吻合的程度。也许，有的社区服务区域中的每个人得到的都是同一社区的各种机构的服务，而有的则相反，根本不存在服务的共同地理区域，因此也不存在社区活动的共同地理中心。（3）对共同地域的心理认同程度。有的社区中的居民相互之间很少联系，很少将社区看做是重要的社会群体，也很少具有属于该社区的意识，而有的社区则可能完全相反。（4）社区内各种当地组织和个人相互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这比较的是社区水平维度上情感、行为与社会系统相互之间的强弱。^②

社区具有五大功能：生产—分配—消费功能、社会化功能、社会控制功能、社会参与功能与相互支持功能。这些功能是社区及其成员的存在所必需的，社区通过正式或者非正式的组织和群体模式来履行这些功能。

作为社会系统的社区系统地进行功能的运转，同时其各功能实体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各功能实体和制度结构作用、影响和贡献于社区共同的目的，相互支持以完成各自的社会功能。系统的每一部分对于社区达到其目的都是必需的，所有这些社会功能和社会结构都是相互依赖的，并且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一个贫困的社区对于相互支持和社会福利有更多的需求，而一个富裕的社区有能力提供这些需求，但是，只有其社会化的共同价值观支持公共福利和义务给予才可能。

^① P. Fellin, *The Community and the Social Workers*, Itasca, IL, F. E. Peacock, 2001, p. 70.

^② See R. L. Warren, *The Community in America*, Chicago, Rand McNally, 1978, p. 13.

（一）生产—分配—消费

生产—分配—消费是组织个人和其他资源进行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分配与消费的系统，这是社区经济的功能，也是社区最基本的功能。社区必须能够满足当代及下一代对物品和服务的需求，如果下一代没有可以满足的消费必需品，就不会有生产的继续，也就不会有社区的继续。没有生产和分配，就没有消费，没有相互支持；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社会化、社会控制和社会参与的能量。所以，这个功能是社区必需的功能。

生产—分配—消费功能并不需要特殊的经济制度或者模式，其组织是高度灵活的。可以是个人自由放任主义的模式，也可以是合作式股份制的公司模式；可以是家庭和家族层次的，也可以是社区层次的。这里的生产—分配—消费功能服务于社区的需要，而不是像目前经常看到的，是社区服务于经济系统的需要。这个道理常常被只认利润的市场所忽略，而这种不被约束的市场对于社区的凝聚力与价值观是一种破坏，甚至是摧毁。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生产—分配—消费功能的决策已经越来越远离社区和个人，但是，我们还是应当记住以下几点：（1）经济是社会的创造物，而不是天然地产生的。（2）比起其他系统来，经济系统是最不具有内在道德的，其道德水平是由其服务社区的好坏所决定的。（3）经济服务于社区，不应当是社区为经济而存在。（4）生产—分配—消费功能或者经济系统的结构是社区存在所必需的，但是，只有经济系统并不够，其他的功能必须同样发挥作用。

（二）社会化

社会化是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个人学习和获得其社会的知识、共享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学习适合于社会提供的多种社会角色的行为。学习这些社会价值、角色和行为规范是一个人终身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学习过程，实际上就是我们学习如何思考与行动以及思考什么和做什么的过程。社区是在社会行为特定的结构和评判方面指导人们的最初地点。

社会化是初级和次级群体如家庭、教会、非正式的伙伴群体以及当代才出现的高等学校教育机构的责任。然而，现在这些初级和次级的群体及机构已经失去了它们在社会化方面的部分控制力。当代社区中的社会化的控制已经超越了地方社区，教育、宗教、娱乐和信息已经不再限于社区，而是成为国家甚至全球层面对的事情。商业、大众媒体、互联网现在都是社会化的重要工具。但是即使如此，社区在社会化方面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如社区里的家庭、邻里、教会和学校等正式或非正式的组织，对于青少年的价值观、角色和行为规范的形成具有相当大的影响。人们从幼年开始，在与社区内邻里、小伙伴群体以及社区小学校老师和同学的交往过程中，初步学习了群体和社会的文化，学习了如何承担社会角色。

（三）社会控制

社会控制是这样一个过程，社区通过此过程获得其成员对规定与禁止的社会



角色、规范和行为的遵守。社会控制内在于社会或者社区中，这些规范和行为模式进入到组织成员活动的每一个方面。没有社会规范，社会就呈现为一片混乱。这里的问题不是社区是否规范和控制其成员的行为，而是如何规范和控制，出于什么原因。

行为的控制有两种方式：(1) 通过社会化过程发展出来的内在控制；(2) 通过制度化形成的对社区提倡和允许的行为进行奖励以及对社区禁止的行为进行惩罚的外部控制。绝大多数社会机构履行着这些社会控制功能，社会工作和社会福利也是社会控制的一种机制。崔特纽 (Trattner) 认为，社会控制“是一个社会中使社会生存足以获得支持水平的社会内聚力，包括在社会秩序的范围内使贫困者和无助者能够生存和发挥功能的措施和手段。也就是我们现在叫做社会工作和社会福利的那些工作”^①。著名的社群主义理论家埃兹奥尼 (Etzioni) 指出，社会控制是必需的，但是，它最好是在社区中被初级群体所行使：“我们认为，自由的个人需要社区，因为社区可以做他们的后盾，以反对国家的侵害，维系用于亲属、朋友、邻里和其他社区成员之间的道德，而不是那种政府的控制和对权威的恐惧。……如果一个社会的大多数成员不能经常有良好的行为举止，那么，任何社会都不可能运转顺利。”^② 如果社会化和公民社会很弱，那么，在极为异质、分化的社区内就需要对个人更多地强调外部的社会控制结构。当团结受到损害，外部的社会控制为了社会秩序必然被强化。绝大多数的这些控制会被政府的法律系统所执行，超政府的群体会强夺社区的权力。外部的社会控制意味着社会化的失败，说外部社会控制的增长和引入促进了社区共同的价值观是令人怀疑的。

不过，如我们所看到的，社区的社会化正在弱化，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相互依赖、越来越多样化。契约与法律条款取代了通过社会化进行社会控制的非正式手段，高等教育和纵向的社会控制系统导致了对于个人自由的正式限制，政府和企业扩张，闯入个人生活中合法的社区物品和安全领域。对于个人自由和地方社区权威的强迫，近年来被国家政权所强化。政府通常过于对公共物品的社会责任食言，并且正在放弃其社会化的责任。

(四) 社会参与

社会参与是社区的根本功能，如果社区成员和社区本身是个健康的社会且有权能 (competence)，就会允许和要求其成员参与社区的生活和治理。按照费林的定义，社区具有权能指的是“社区为了达到其目的而发挥解决问题的能力”^③。社区的各个部分进行合作、共享决策权、共同努力以满足社区的需要。当社区广泛地参与决策时，社区权能得到加强。社会参与是社区实践的核心和社会工作实

^① W. I. Trattner, *From Poor Law to Welfare State: History of Social Welfare in America*, 7th ed., New York, Free Press, 1999, p. xxvii.

^② A. Etzioni, *The Spirit of Community: Rights, Responsibilities, and the Communitarian Agenda*, New York, 1993, 15, p. 30.

^③ P. Fellin, *The Community and the Social Workers*, Itasca, IL, F. E. Peacock, 2001, p. 71.

践的社会要素，也是参与式民主的根本所在。社会参与是改变社区社会控制机构和政策的不利及专横影响所不可或缺的，可以纠正社会的边缘化。社区本身的概念就需要其成员直接的相互交往和参与，以便发展社区的性格，传递、实现社区的价值观。

社区参与可以发展、维持和规范社区生活及其他如生产—分配—消费、社会化、社会控制、相互支持功能的社会结构，参与包括非正式的初级和次级群体活动的参与以及社区更正式的法规制度的建立与治理的公民参与。由于工业社会中工作与家庭的分离、社区物理—地理边界的扩大、契约社会的形成，公民参与已经变得越来越遥远和零碎。社会互动和参与也更加复杂、孤立和减少，更大的、更加非个人的社区的正式社会结构已经取代了直接的、整合的、联系紧密的社会互动，大众的市场化方式侵蚀了调解功能、互惠与社区责任机制。这种更加非个人的、技术的模式的参与对于社区的社会融合所必需的社会投资、社会资本和互惠而言，也许是关键的因素。

社区中社会参与的下降和政治系统的无能往往会引起严重的社会问题，这种下降会强化社会的边缘化，最终导致社会的排斥。

充分的社会参与需要公民对地方社区和国家治理的参与。在民主的社区中，社会和公民的参与特别重要。民主依赖于多个组织对政策实施影响，如果公民及其组织不参与这个过程，他们就会在政府的规则制定中被排除在外和不被考虑。

社区参与中志愿者组织和中介机构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对于现代社会原子化和社会解组进行矫正的途径就是各种各样的志愿者组织中个人（包括我们服务的客户）的积极活动，志愿者组织提供了与新成员见面和建立关系的机会，学习与他们一起工作，扩大社会整合的互惠性，发展社会和公民参与的技巧，促进社会支持。参与的人趋向于更多地参与，并且具有更多的社会和政治参与机会。没有志愿者组织层面的参与，个人就会被局限于那种正式的公民参与。

加强社会参与是社会工作的重要任务。以社区为基础的志愿者组织是一种中介结构，它们在个人与更复杂的社会之间起着缓冲的作用。它们对于保护个人和民主免受全球漩涡式经济的超国家和超公司的侵害而言是必需的，为个人提供了保护性区域。志愿者组织作为中介式的组织，对于社会的分裂、原子化和社会的解组能够起到安慰性作用。拉德（Ladd）指出：“参加面对面的群体，来表达共同的利益和兴趣是公民社会的关键因素。这种群体帮助人们抵抗现代社会的压力。它们教育市民将生活技巧扩大到家庭以外的活动中去。”^① 那些参与志愿者组织的人具有更多的公民之间的信任，中介结构的最好例子是家庭、教会、工会、社会支持群体和邻里组织。

随着全球化经济的无孔不入和跨国公司的统治，独立的个体消费者越来越与

^① C. E. Ladd, “Bowling with Tocqueville: Civic Engagement and Social Capital,” *The Responsive Community*, 1999, 9 (2), p. 11.



市场的功能无关。如同个体的选民对于全国性政治市场基本没有什么影响一样，个体的消费者对于市场同样也没有什么影响力。而一个跨国公司却有极大的影响力。如果没有中介结构，个人与国家和市场的巨型组织结构相比，就基本处于无权无势的境地。有了中介结构，个人能够聚集自己的影响力，联合起来作为一个协调者和一个行动群体来面对巨大的公司和国家。但是，中介组织在发展中也应当防止自己蜕变为那种巨型组织，就像历史上出现的工会、政党以及红十字会那样。

社会参与与社会工作的联系，在社区组织、网络关系和合作以及社区社会案例工作的实践中会得到充分显示。社会工作者的工作对象需要社会参与，希望参加公民组织和联盟。将这些对象整合进以社区为基础的社会支持网络和组织，能够帮助他们接触广泛的社会支持资源，为他们提供社会和政治授权的机会以及互惠的社会结构。草根的社区组织需要联合起来，成为个人应对全球化经济和政治组织的中介结构，社会工作者需要促进社区的地方和全国性参与，被边缘化的个人需要与组织的各级网络保持联系。所有这些都是社会工作者和社区福利组织可以得到的积极资源和中介性的力量。

（五）相互支持

相互支持的功能和社会福利的功能是社区在其成员和家庭遇到困难，且不能使自己的家庭和个人关系获得帮助时发挥作用的。相互支持是在需要时进行的彼此帮助。传统上，初级和次级群体如家庭、邻里与朋友是提供社会支持和社会保证的第一道供给线。当社区变得越来越复杂，就由更多的次级和第三级正式组织如国家的有关机构、营利和非营利的健康与福利组织、保险公司、日间看护中心、志愿者队伍以及婴幼儿照管中心等来履行这些功能。这种帮助可以是临时性的，也可以是长期的。

相互支持所必需的内在整合是人们之间的信任和密切纽带，人们需要信任来防止“搭便车者”和“傻子”。那些在相互支持中不能创造任何公共财产或者物品、没有任何公共责任感、不能对公共物品做出任何贡献，并且粗暴使用这些物品的人就是“搭便车者”。而那些捐助者或纳税者，或者那些没有践踏公共财产而且具有公共责任感的人就是“傻子”。

“搭便车者”和“傻子”的两难困境是反对福利国家的共同理由。这种观点认为，如果我们能够什么都不做就可以满足自己的需要，那么就可能不会有什么动力去发展个人和集体的财产；但是，如果我们的需要不能从共同财产中获得满足，那么就会有一些人使用和挥霍公共财产，不给下一代留下什么东西。所以，公共财产如果要永远存在的话，就必须是所有人生活在和谐中并共同行动，换句话说，就是社区必须是一个信任度高的强民主社区。

信任，或者进一步讲，以培育社会为中心的社会资本是避免“搭便车者”和“傻子”两难困境与公共财产悲剧的途径，社会工作为人们之间的网络关系、规

范的建立和相互支持与信任提供了一种公共结构和社会资源。^①

第二节 社区工作

一、社区工作的含义

众所周知，社会工作包括个案工作、小组工作和社区工作，社区工作被视为社会工作的三大工作方法之一。与个案工作和小组工作相比，社区工作是形成得比较晚的一种社会工作方法。在国外，社区工作的主要宗旨是教育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社区治理，自觉维护自己的各种合法权益和社会公益，努力实现社会公平，借助政府的和社会的一切资源在社区内建立各种各样的互助合作和互相关怀的社区服务体系。其目的在于培养和增强社区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减少他们对社区的疏离感，通过社区居民对社区管理工作的积极参与，加强社区整合和自我解决问题的能力。

早在 1955 年，美国人罗斯（N. Ross）就已经指出，社区工作有三大分支，即社区发展、社区组织和社区关系。后来，罗斯曼（J. Rothman）在 1968 年又进一步指出，社区工作包括三大工作实践类型，即地区发展、社会行动和社会策划。社区工作之所以能够被确认为社会工作的一种方法，就是因为它们之间具有许多一致的地方，比如在相信人的自觉权利、相信人的尊严和价值、相信争取社会公益等重要方面都存在着共同的价值观。

从广义上说，社区工作、社区发展和社区组织也可以视为相同，在许多时候是可以互换的。例如，“社区工作计划”也可以称为“社区发展计划”或“社区组织计划”，“社区工作者”也可以称作“社区组织者”或“社区发展工作者”。在美国，人们常用“社区组织”这一概念，在英国则常用“社区工作”这一概念。最初，美国人所说的“社区组织”是指联系和统筹不同的地区组织，共同为社区提供各种服务，满足社区多样化需求的一种组织活动。后来，这一概念的含义逐渐扩大，也包括一系列促进社区利益的其他工作，这就与英国人所指的“社区工作”概念没有什么区别了。

社区工作的定义是什么呢？“社区工作”这个术语也是一个充满争论的概念，没有公认的定义。由于学术观点不一，界定也不同，在现有的文献中有许多关于“社区工作”的定义。在英国的文献中，较早期的社区工作定义一般认为是由

^① See David A. Hardcastle and Patricia R. Powers, *Community Practi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03-107; R. L. Warren, *The Community in America*, Chicago, Rand McNally, 1978, pp. 168-208.